

秋

之梦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威]约恩·福瑟著 邹鲁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秋

之梦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威]约恩·福瑟著 邹鲁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之梦 / (挪) 福瑟 (Fosse, J.) 著; 邹鲁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4

(约恩·福瑟戏剧选)

ISBN 978 - 7 - 5327 - 7080 - 9

I. ①秋… II. ①福… ②邹… III. ①剧本—作品集

—挪威—现代 IV. ①I53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783 号

本书由易卜生基金会中国项目、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挪威王国驻上海/广州总领事馆联合资助

Author: Jon Fosse

Title: DRAUM OM HAUSTEN

Copyright © 1999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EG ER VINDEN

Copyright © 2008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SKUGGAR

Copyright © 2007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OG ALDRI SKAL VI SKILJAST

Copyright © 1994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ing of this book is part of Ibsen International's program Ibsen in China, funded by the Royal Norwegian Embassy in Beijing and the Royal Norwegian Consulate General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图字: 09 - 2015 - 1095 号

秋之梦: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 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策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88,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7080 - 9 / 1 · 4286

定价: 5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64511411

序　　言

在约恩·福瑟的一本早期著作中(时年27岁的作家于1986年所出版的一本诗集)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不断远去，消逝。渐行渐远/却不断靠近(*Stadig fjernare, bort. Fjernare/og stadig nærmere*)。

远—近。这两个字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学翻译。将外国作家的文本翻译过来拉近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译者和出版社使得外国作家们由远及近。

数年前曾有一部广为人知的美国电影《迷失东京》^①，关于一个美国演员身处亚洲大都市中的迷惘与失落。我曾偶有所思，想到这话反过来说其实也是能成立的——“在翻译中找回”——那些我们可以从翻译中发现或是找到的东西。全世界的读者都能从翻译作品中找到些什么：一个主题，一缕思绪，或是一段记忆。而从约恩·福瑟的诸多作品中——戏剧，诗歌，小说和杂文——我们同样也能找到一些东西。他的作品早已无远弗届，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而此刻，这些作品也由远及近，来到我们身边。或是书籍，或是舞台作品，它们与我们近在咫尺。

远—近。在约恩·福瑟的戏剧作品中，还有着空间——人与人之

^① 本片名的字面直译为“在翻译中迷失”。——译者注。

间的距离。他笔下的人物既彼此远离，又相互靠近。由此，他的笔下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情绪与氛围，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太多的话并未宣之于口。同样，也有太多的话不断往复迂回。对话中断继而接续，仿如一列缓缓逶迤而行的慢车。而令火车暂时终止行驶、停靠下来的车站，却总在你意料之外出现。剧中人物在时间的荒原上相遇，过往的吉光片羽闪烁。

自然，距离和人。远—近。约恩·福瑟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隅独有的空间，为他自己，为他的作品，也为了我们——读者。在他诸多有关戏剧与文学的杂文中，有一篇叫做《当天使穿越舞台》(*Når ein engel går gjennom scenen*)。那一刻，即是奇迹发生之时。那一刻，观众和演员，仿佛都藉着一束微光，看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

约恩·福瑟戏剧作品系列被译介为中文并出版，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项目。在我心中，弥足珍贵。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经由邹鲁路女士精深的翻译技巧，不辍的理想主义，和她一直以来的坚持与努力，在迄今已近十二年的时光里持之以恒，这个项目终得以实现。此外，还有来自“易卜生国际”(Ibsen International) Inger Buresund 女士的支持，协助与鼓励。更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对这一项目的慧眼独具与鼎力支持，我们又迎来了一本美丽的书。感谢你们。

Øyvind Stokke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①

——从小说家，诗人到戏剧家的福瑟

“约恩·福瑟？谁是约恩·福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约恩·福瑟其人都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和写作者。作为普通人的他与芸芸众生一样，有着自己卑微的，或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为某些人所知，但也有人从未耳闻；而写作，则只属于写作本身——与其说这是一种身份，毋宁说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既不与作为普通人的他，也不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相重叠。可是，那么，我到底是谁呢？约恩·福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这是约恩·福瑟曾写下的一段自述性文字，也是笔者第一篇有关福瑟戏剧的研究文章《“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的结束语。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福瑟经历了由小说家、诗人而一跃成为当代欧美剧坛最伟大的在世剧作家的奇异旅程。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他慢慢前行，一路逶迤，踏入了一个最黑暗、遥远与不可知的世界：人类的灵魂和内心。

虽然主要以戏剧家之名享誉当世，约恩·福瑟文学创作生涯的起始点却并不是戏剧。他在 1983 年以长篇小说《红与黑》(Red, Black) 出道，但近十年之后才开始踏入戏剧创作(《有人将至》，

1992)。如果略过福瑟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不谈，不可能真正理清福瑟文学创作旅程的整体脉络，并最终达到进入福瑟戏剧世界，以及透彻理解其戏剧作品奥妙的目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福瑟包括戏剧在内的整个文学历程进行梳理，并对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和诗歌作品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它们与福瑟戏剧作品之间在语言风格、主题和结构等方面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刻，让我们进入福瑟的文学创作世界，随同他一起开始这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旅程的起点，是“普通人”福瑟人生的开端——挪威当代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约恩·福瑟，1959年9月29日出生于北欧国家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卑尔根(Bergen)以南的小镇豪格松德(Haugesund)，双亲为克里斯托弗·福瑟(Kristoffer Fosse)与薇格蒂斯·福瑟(Wigdis Erland Fosse)。福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②边广袤荒凉、群山起伏的乡村斯兰德巴姆(Strandebarm)度过。他的家族有一个已传承数百年的小小农场，世代以种植果树为生。初初走笔至此，不禁回忆起2009年春天第一次访问福瑟先生的那个春寒依然料峭的濡湿五月。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一同在卑尔根连绵的雨中缓缓漫步，遍访福瑟先生在城中时常驻足的古老饭店、酒吧与剧场，一路谈论戏剧，谈论人生。当时福瑟先生絮絮诉说着家族的农场如何在这一代已传至他手中，而他身为一个职业作家

① 本文标题典出尤金·奥尼尔经典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② 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 fjord)位于挪威西部中心地区的霍达兰(Hordaland)郡。全长179公里，是挪威国内第二长的峡湾，也是世界第三长峡湾，其最深处达800米。(以上信息主要来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207.htm>，经作者编辑和整理)

却无法像先人那样专心务农，因此颇有些一筹莫展，不知该拿这块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怎么办……为贴补家用，福瑟的父亲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小店，而他的母亲则充当家庭主妇。今日福瑟的双亲依然健在，父亲已逾中寿，母亲也已近八十岁高龄了。两位老人依旧居住在他们终生都未曾离开过的农场里。福瑟是家中的长子，下有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从事教书生涯。当年在访问中我曾经问福瑟：如果不是当初踏上写作这条道路，在平行宇宙里另一场可能的人生中，他认为自己最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福瑟回答：教书。

作为“写作者”的福瑟诞生的时间早得惊人——在他年仅 12 岁的时候。那时的他甚至还未读过多少文学书籍。他曾经称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早得叫人害臊”。他笔下最初的文字主要是一些短诗和歌词，并很快开始尝试写一些小故事。福瑟曾表示自己少年时初涉写作的动机主要是源于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戛然而止之后的迷茫和失措：他以一个少年写作者的稚嫩笔触摸索着，试图靠近，抑或是远离这个未知而难解的世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高中时期福瑟就已完成过一部短篇小说，不过除他自己之外，这部稚嫩的作品从未有过第二个读者。是否几乎所有进入写作，或是从事其他艺术创作活动的人，最初都有着藉此行为逃避现实人生的动机呢？在与笔者的访谈中，福瑟曾说道，当人生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时，回顾过去的时光，他意识到今时今日的他从事写作的动机与当日的少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依然，或许也正如其他许多写作者一样，是在写作中寻求着日常生活之外的庇护所，寻求着人生在作为一个“普通人”之外的可能性……

进入迷茫和反叛的少年时期的福瑟，还曾一度尝试成为一个音乐

家（那时他最主要的爱好是弹吉他），并曾加入一个摇滚乐队。除了音乐和写作方面的尝试之外，他也曾拿起画笔，但浅尝辄止。多年以后将作为戏剧家而为人所知的少年福瑟，终日游荡在斯兰德巴姆乡村的海浪声、风声和雨声中，试图通过音乐、写作或是画笔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即使是在那样初涉尘世的年纪，他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注定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当时写作并非他初探艺术之路的主要活动，日后却会成为他人生最主要的基调。

随着福瑟的少年时期走到尽头，他也放弃了吉他和摇滚乐，放弃了成为一个音乐家的可能，更为专注地转向了写作。但音乐并没有消失在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恰恰相反，早年的音乐经历为他日后的写作带来了独特的福瑟式色彩和风格——他笔下戏剧语言中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这也是使得福瑟的剧作迥然不同于众人的鲜明特点之一。甚至他少年时的绘画经历，也对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人与人之间过于疏离或是过于密集（但徒劳）的交流里，真正来自内心、迫切想要传达的信息并非在本就简约的台词里，而是在言外，在那充斥着舞台空间，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静场里。这就仿佛中国画中那意味深长的“留白”。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果不是早年对绘画的涉猎，这一福瑟剧作语言上的迷人特点，不知是否还会诞生？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福瑟一直居住在挪威第二大城市，也是该国的文化之都卑尔根。可以说，福瑟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人生时光都是在挪威西海岸度过的，而这一意象也出现在他几乎所有重要文学作品中，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挪威西海岸，就是福瑟笔下逶迤展开的巨幅文学图景。

甫进入青年时期，刚满二十岁的福瑟就早早的成为了父亲：他的第一个儿子在 1979 年出生了。第二年，他与孩子的母亲，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在成名后几乎所有的访谈中，福瑟都未曾承认过自己戏剧和小说作品中的情节和故事与他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福瑟的生活轨迹无疑在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福瑟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或有意或无意。作为一个被深深打动的观众和阅读者，同时也是以戏剧研究者和译者的身份与“写作者”福瑟对话的笔者，绝对无意通过把作家的私人生活放在显微镜下研究来完成自己对他戏剧世界的探索。但是作为一个与“普通人”福瑟对视的灵魂，身为另一个“普通人”的笔者也深深明白：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正是生命旅程在我们身上不断留下的烙印，才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得以确立，才使得“写作者”福瑟与“普通人”福瑟并存一体，更使得进入福瑟戏剧世界的我们被另一个灵魂笔下所流淌出的美好文字深深打动。

因此，让我们的旅程继续——放弃音乐与绘画而进入文学创作的福瑟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1983 年，时年福瑟二十四岁，他的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问世：长篇小说《红与黑》。这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虽然小说早在 1980 年福瑟二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写作完成。1987 年，福瑟在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他出版了第四部重要文学作品：中篇小说《血石》(*Blood, The Stone Is*)。获得学位后，他在霍达兰郡(Hordaland)的创意写作学院(Academy of Creative Writing)执教(1987—1991)，直至九十年代初成为自由作家。

1989 年，福瑟与第一任妻子分居，同年出版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船屋》(*The Boathouse*)。这时，他已作为一个小说家

在北欧地区逐渐成名。1992年，福瑟写出了他的戏剧处女作《有人将至》(*Someone Is Going To Come*)，但该剧直到1996年才得以首演。在成为以著名剧作家而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前夕，“普通人”福瑟于1993年与第二任妻子完婚。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妻子在事业上对福瑟有所助益，他们曾共同完成了一些翻译作品。1994年，福瑟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同年，他第一部与公众见面的剧作《而我们将永不分离》(*And We'll Never Be Parted*)首演并出版。此后自九十年代中期起，福瑟文学创作的重心开始转向戏剧。

涉足戏剧领域之后，“写作者”福瑟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自此，他真正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生涯。这成功来得迅速而出人意料。这出人意料，不仅是对外界而言，同时也包括对福瑟自己，因为在此之前他始终非常排斥甚至极端抵触戏剧这一艺术创作形式。可是一旦进入这个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力量却一发而不可收。灵感勃发的福瑟在戏剧上非常多产，并在其后数年接连以几个堪称杰作的剧本在挪威国内、北欧地区和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他的剧作在欧美各国不断上演。迄今为止，他已是当代欧美剧坛最负盛名，同时也是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其戏剧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在全世界各地广泛演出。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福瑟也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时光隧道中的下一段旅程是新世纪：2000年，福瑟迎来他生命中第三个孩子，同年出版其获奖作品长篇小说《晨与夜》(*Morning and Evening*)。2003年，福瑟的小儿子出生。同年，他的获奖作品诗集《风之眼》(*Eye of Wind*)和剧作《紫色》(*Lilac*, 一译 *Purple*)出版。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福瑟依然在继续他的写作生涯。现在的

福瑟已与第二任妻子分开，至今独居在卑尔根的公寓和乡间峡湾边的小屋^①。孩子是福瑟生命中的挚爱。他喜爱的事物还包括欣赏音乐和阅读诗歌。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写作。日常生活中大约一半的时间里，福瑟会与孩子们相处。另一半的时间，福瑟则用来写作。偶尔他会离开卑尔根，去往世界各地出席他剧作的首演、艺术节和作品朗读会。他不喜欢离家旅行，但作为“公众人物”的福瑟需要出现在世人眼前。

这就是作为“普通人”、“公众人物”和“写作者”的福瑟的基本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专注地投向三个层面的福瑟中最为重要的那一个——作为“写作者”的福瑟。我们将一路探寻他自小说与诗歌创作而不断前行并最终踏上戏剧舞台的足迹。

一、启程：踏上文学生涯的“写作者”福瑟

自十二岁初探写作起，经过十余年的笔耕不辍，福瑟于1983年出版了他的文学处女作：长篇小说《红与黑》。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沮丧抑郁的十余岁少年的心路历程。最终主人公选择了自杀，但有关他的生死，小说的结尾并未给出明确的结局。福瑟这部作品的灵感源于挪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挪威新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塔尔杰依·维萨斯(Tarjei Vesaas)^②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写作中所最关注的并非故事情节的铺

① 本文写作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10年，于2014年稍做删补。其间福瑟先生已开始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第三次婚姻旅程——他于2011年10月再婚，并在2012年初迎来他生命中的又一个瑰宝：他的小女儿。

② 塔尔杰依·维萨斯(Tarjei Vesaas, 1897—1970)，挪威小说家、诗人。其作品大多取材于故乡的山水和人物，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现实主义风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萨斯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是挪威战后现代新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和叙述，而是对主人公外在周边环境的渲染和描摹，对他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的展示和呈现，以及作者为实现这一创作目的而在文学语言上所做出的探索和实验。很明显，自他创作历程的最初开始，福瑟就踏上了一条与当时挪威文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相背离的道路。此外，死亡（自杀）这个福瑟日后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亦在这部作品中初现端倪。

1985年，福瑟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上锁的吉他》（*Locked Guitar*）。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受意识流叙述传统的影响更加彰显，故事仿如一部缩微版的女性《尤利西斯》：丽芙，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不慎把自己锁在了家门外，而孩子还独自躺在家中的摇篮里，无人照管。她绝望而茫然失措地在城市的街道中穿行游荡着，杂乱交错的街道就仿佛她杂乱无绪的内心独白。故事的结局依然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最终降临到她头上的命运会是什么。小说中，年轻的女主人公面对生活手足无措，自己的人生之路尚且模糊懵懂，新生命的骤然降临更使她无法逃离种种扑面而来的烦恼和挫折。关于刚出生的孩子给年轻主人公生活带来的巨变和困扰这一主题，在福瑟日后的戏剧创作中（如福瑟的首个获奖剧作《名字》）也将有所涉猎。

1986年，福瑟的第一部诗集《含泪的天使》（*Angel with Water in Her Eyes*）问世。诗集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意象丰盈，色彩纵横，其中依稀可见挪威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奥拉夫·H·豪格（Olav H. Hauge）^①的影子。

^① 奥拉夫·H·豪格（Olav H. Hauge, 1908—1994），挪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终其一生居住在挪威西部的乡村田园，以种植果树为生。他的创作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同时，他也是福瑟的几位文学偶像之一。

在迄今已三十年的职业写作历程中（本文写作时间 2010），福瑟始终自认为他最重要的“写作者”身份是诗人，虽然他的戏剧和小说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诗歌。但的确，即便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盎然的诗意也无处不在，以致于甚至有评论家将其风格独特的戏剧定义为“诗体剧”。以下是选自令福瑟声誉鹊起的诗集《含泪的天使》中几首较有代表性的诗作，从中或可一瞥自认为首先是一个诗人的“写作者”福瑟在其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迹可循的蓬勃诗意之端倪。所有诗歌均为中文首译本。

第一节 第一首

马，夜未央。汗水的味道
和红色的雪在妈妈的大衣上。她坐着 我含着葡萄
在嘴里，是个大男人了。高高的
雪在岸上堆积着。葡萄们在黑色的袋子里。压歪了

音乐，和黑色的风。马。吉他
是一扇绿色的窗。颜色们自她的眼中滑落 妈妈问
我去了哪里。早就应该
回家了
她站起身
穿过起居室走来
你只有十二岁，她说

第一节 第二首

她肩上有黄色的草。我们走进
蓝色的山脉，葡萄们

她牵着我的手
妈妈的头发沾惹了青苔
远远地
她叫着我的名字

第十四节 第一首
穿越心中的列车
漫长
就像风，漫长
就像黑色的树。妈妈
橙色的塑料桶里有风。她
洗地板的动作很

利落。爸爸
手臂举过了头 吹着口哨
呼唤星星
用他的眼睛。我想要回家 那里

恐惧不过是脚上踩到了青苔，那里
每个星期天早上
收音机好脾气地散发炖肉汁的味道
和管风琴的音乐，那里
峡湾的气息透过成熟的梨子传来

第十四节 第二首

不断远去，消逝。渐行渐远
却不断靠近

第二十六节 第一首

雪
好像就在路灯下
后面是满布秘密的层云

双手的后面是深不见底的日子，还有
她笑着躲开灯泡亮光的样子

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感觉
舌尖在嘴里。那样的年轻，紫色
还有路灯，和雪

第二十六节 第二首

灰烬穿过雪地

在雪和雨之间

穿过燃烧的纸
还有熔化的塑料桶的残骸
她瞥到天使亲吻
她的指尖

雪中熊熊的篝火

在雪和雨之间

大片大片的灰烬。黑色的
雪。白色

1987年，福瑟出版中篇小说《血石》。死亡的主题再次纠缠：主人公面对妻子的尸体悲痛欲绝，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是否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小说的主体部分依然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还有几近癫狂的内心独白。关于到底是否主人公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最终读者也找不到明确的结局。在与本文作者的访谈中，福瑟曾表示：这一作品在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属于有着较强实验性的作品。除了语言上的特点和叙述方式之外，甚至小说的标题也是一个小小的文字实验——血(blood)与心脏紧密相连，而冰冷无情的石头(stone)则是乍看与情感充沛的内心截然相反的意象。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尤其是在面对身边最亲密的人的时候，或许没有什么比人们的铁石心肠更接近冷酷石头的东西。

自第五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船屋》开始，福瑟踏入了他文学探索之路的新领域：小说结构上的实验。这本小说有着一个类似戏剧上“戏中戏”的结构——在一个故事的叙述中还包含着另外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讲述着因为少年时代的朋友科纳特的归来而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冲击。他反复地纠缠在现在时态的内心独白与过去时态的往昔追忆之间——当下因为科纳特的突然归来而令主人公遭受的内心嫉妒之火的煎熬，年少时他们曾一起卷入的一场三角恋情，以及其间穿插叙述的他们年少时其他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叙述不断在过去